



點滴 陳復生

在台灣生活的那段日子(二)

在台灣工作生活那段日子(1985年至1989年),恰巧是其歷史上的重要時刻——當時台灣經濟快速起飛,與韓國、香港及新加坡合稱為「亞洲四小龍」。在政治方面,1986年國民黨以外人士宣布成立民主進步黨,隨後於1987年,政府解除戒嚴令,開放黨禁、報禁。台灣自此展開了新一波民主化和本土化的浪潮。

當時的三間電視台皆有官方色彩,分別是台灣省政府背景的「台視」、國民黨背景的「中視」和軍方背景的「華視」,每逢舉行選舉,都會播映辯論節目,尤其當立法委員們在議會辯得面紅耳熱,繼而雙方動武時,即於當日新聞報道播出……對我這來自香港的年輕女孩來說,充滿好奇不解!

我們香港也有議會,在回歸前,由英政府轄下管治香港的總督,直接委任立法會的大部分議員,只有小部分在不同界別推選,總督亦順理成章成為立法會主席。每逢開議會,議員們都衣着儀容整齊,談吐溫文,舉止優雅,只以「理」服人,從不嘩眾取寵、也不嬉笑怒罵,跟我在台灣所看到的簡直是天淵之別。

又有一次,剛好不用夜班拍

攝,劇組一位副導演說帶我們去見識他參與的一場立委競選活動,我們幾個從香港來的工作人員一起參加了,真是大開眼界——偌大的場地空間,搭建了大型舞台,台下擺設着百多圍宴席,每圍可坐上12人,一個千多人的聚會。只見台上有輪流演講、唱歌,夾雜着國語、閩南語……台下在敬酒、猜拳、吃喝……吵吵鬧鬧的,大家都聽不到大家說什麼、唱什麼,反正給我們的感覺,就是一個字:「亂」!副導演喝得臉紅,情緒高漲地說:「這是我們的民主選舉投票,你們香港沒有的!」我們幾個面面相覷……我追問:「那麼,你選哪一位?」副導演理直氣壯回答:「『大會』會告訴我選哪一位。」唉!不禁失笑。

就是因為當年見識過這「台灣式民主」,我決定放棄購買仁愛路四段心儀的房子……



●我在台灣工作生活的上世紀八十年代,當時經濟快速起飛。 作者供圖



點滴 路美

北上的童話世界

上世紀九十年代,我們開始覺得香港娛樂圈的吸引力在全球掀起一股熱潮,很多人也喜歡香港的娛樂圈文化,紛紛希望能夠到香港發展自己的娛樂事業。

在2000年,有一些朋友感覺在香港的娛樂圈已經沒有發展的空間,便去尋找一個新的生活空間來發展自己的娛樂圈藝術生活,這些藝人於是紛紛北上開拓自己的新一頁,開初的時候有很多朋友認為在內地發展娛樂圈的生活代表了自己在香港沒有機會,事實上,有很多藝人在那時也覺得自己在香港吃不開,所以回內地尋找發展空間;包括有張衛健、劉愷威、陳健鋒等等知名藝人,在那個年份他們可能覺得自己在香港的娛樂圈事業停滯不前,甚至乎沒有進步的空間,於是鼓起勇氣到內地重新發展自己的事業,但短短的10年間,他們事業不單止一帆風順,更令到香港的藝人在內地有特殊的吸引力,所以這些先頭部隊在內地的發展飛黃騰達,收入甚至乎超越香港一線的明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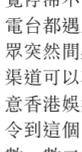
到了2010年香港的娛樂圈開始感覺停滯不前,無論電影、電視台、電台都遇上樽頸位置,香港的觀眾突然間感覺世界上有很多不同的渠道可以享受娛樂,便開始減少留意香港娛樂圈文化,互聯網的發展令到這個問題更加嚴重,變相香港數一數二的明星收入也慢慢開始下滑,令到他們開始面對危機!

那時候,香港有很多幕前幕後的藝人朋友突然發覺北上絕對是一個

童話世界,有全新的機會,因為當時內地娛樂圈對香港藝人趨之若鶩,特別喜歡與支持,所以令到香港藝人尋找到一片樂土,可以重新出發尋找自己的新轉機;事實上無論機會以及金錢也是非常吸引,從而令到大家知道原來北上是那麼多的快樂;直至到2019年開始疫情的那一年,娛樂圈備受打擊,更加凸顯原來在內地發展反而好過留在香港。

到今時今日2021年的最後一個月,香港人仍然面對暫時未能通關之苦,慶幸在疫情之下,有得發展直播營商、直播直銷的機會,當然這個機會也是來自內地發展先,所以現在有很多一線二線的香港明星也回到內地開拓抖音市場,希望在直銷市場上賺取一些金錢。其實,娛樂圈拍戲就算你做一線的主角,你的薪金也不及一個藝人在直播直銷的市場上一夜的收入,這個便是現在娛樂圈轉型的新方向。我相信沒有什麼事能夠攔阻一些重生的機會,直播營商,絕對是未來10年娛樂圈藝人固定的收入來源,所以趁現在我們要好好把握,重新建立自己的直銷形象,並不再倚賴只有知名度尋找代言工作,最重要的是做一個可以吸引客戶投資在自己身上的直銷藝人。

因為我們單從看新聞當中也知道一個能夠勝任直銷工作的藝人,如果是一線的藝人,他們一個晚上的營業額有機會去到過千萬人民幣,所以這個便是現在藝人應該要學習的一個新的發展渠道。



點滴 梁君度

醜書豈能在香港立足

曾幾何時,醜書在內地颯起陣陣狂飆,幾乎將書壇攪得人仰馬翻,以致入選國展書法作品非醜書莫屬,加入中國書法家協會非醜書者莫屬,直到蘇士澍出任中書協主席,提出「寫好中國字,做好中國人」,醜書才開始逐步收斂。

然而,即使醜書這股風在內地無孔不入,卻始終不能過落馬洲。何解?皆因醜書在香港無立足之地!

日前《藝術香港》和《香港書譜學會》聯合舉辦了一個《香港書法名家邀請展》,開幕當日,幾位嘉賓致辭,無一不強調必須繼承傳統,拒絕「醜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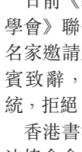
香港書法協會會長、香港硬筆書法協會會長黃柱河在致辭時表示,學書要學正道書法,此次展覽目的之一就是要讓青少年樹立正面風氣,堅持傳統的觀念。

中國書法家協會會員、海外暨港澳台中國書法家協會主席、獅子山文藝協會顧問吳任致辭時表示,香港雖處在中西文化匯融之地,但香港書法家依舊堅守傳統,以真誠的態度作傳統書法。

參加這個展覽的幾十位書法家的作品無一不以堂堂正正的書法示人。他們寫篆、隸、楷、行、草的用筆結字皆守古法,人人行正道。篆如金錫委地,芝草團雲;隸書雄健崛傲,璞玉生威;楷則折鐵從容,神氣清健;行若風櫛陣馬,奇宕灑脫;草書飛動流轉,汪洋自恣。大家各施其技,追求的都是「雅」字。

醜書能在內地大行其道而在本港沒有市場,歸根結底是因為香港書法家堅守傳統。再則,香港書法家多以教書為生,學生又以小朋友居多,試問:老師的字不漂亮,又有哪個家長會帶孩子去跟他學書法呢?故香港書法家都拒絕醜書。

香港社會是工商業社會,出於宣傳需要,各類招牌、廣告、刊物也用到書法。早期的招牌多用麥華三、啟功、劉炳森、容可權等名家的題字,後來容可權先生手書6,000漢字,由軟件公司製成電腦字庫,全球發行,不論招牌、報刊、廣告都大量使用,容氏優美之「特行體」在香港已深入民心,如此一來,不論文化界、教育界還是工商界,醜書都無立足之地!



點滴 王嘉裕

從零創夢

前段時間,朋友組織了一場聚會,這場聚會不只有我們的老朋友,還有一些比我們年輕很多的青年,我們在一起交流思想,在過程當中互相影響,給彼此帶來積極能量,這也讓我了解到現在關於一些年輕人創業的情況,現在這裏向大家分享。

創業,應該是年輕人心中都會有的想法,也是年輕人比較關注的話題。其實一個人能夠有勇氣去創業,是非常了不起的,這就意味着我們努力去改寫自己的人生軌跡,有可能做出一些與眾不同的成就來。當然,這是理想的成功創業,而創業之路漫長也不會永遠都是成功。就比如我認識的一個年輕朋友,第一次看到他時,如用世俗的眼光來看待他的話,那他應該是什麼都沒有的,看起來也好像是混生活一樣。他給人的感覺是對自己的生活沒有太大的

要求,也沒有太突出的想法,那時候旁人都說他想要開始的事業,不過是個玩笑而已。綜合各種因素來評價他,是不會成功的。可是兩年後,我卻看到他真的做起來了,在這裏成功,雖然沒有什麼標準的物質定義,但是從他身上看到了光芒。他實現了曾經的夢想,有了自己的立足之地,現在來看他的創業歷程可以總結為兩個字:堅守。

認清了前路,並且勇敢地堅守下去,是一種多麼可貴的精神啊。而在創業路上也更需要這種精神,因為創業的過程中,我們會遇到很多不確定事件,會受到不少的打擊,成敗得失總是有,但如果一個人心猿意馬、三心兩意,哪怕遇到一點點小困難就會覺得是天塌了下來一樣,脆弱的內心就會很快宣布失敗,這不能堅守的典型表現。我佩服那位年輕朋友,他不會輕易說放棄,其實一路走來,他也經歷過很多



點滴 文公子

梅艷芳的市場學啟發

最近上映的港產電影,當然以《梅艷芳》最為賣座。文公子並非想探討電影成功背後的市場推廣,而是其中有一幕,足以成為市場學教材。

劇情說到有一晚,原本安排到夜總會演出的知名歌手失場,公司管理層正在煩惱時,梅艷芳自告奮勇演出,公司還多派一位新人同場。

梅艷芳自小在劇場演出,早已習慣應對三教九流的複雜環境。她到達夜總會後,先了解場內的觀眾性質,據悉有數拾是香港客,一拾是台灣客,還有一拾是日本人客。

在演出時,梅艷芳先以原來歌手的名曲打頭陣,而且親自走到每一張台打招呼,杯來酒往問,很快就和觀眾打成一片。然後,梅艷芳轉往台灣客人處,一開腔就是一首鄧麗君的名曲,然後也和客人熱烈交流,大家很快就投入熱烘烘的氣氛中。最後,梅艷芳轉到日本客的枱子,自然是高唱一首日語名曲,歌詞幽怨纏綿,令日本客人投入到一起跳舞,整個場面的熱鬧氣氛也推到最高點,自然換來不絕掌聲。

梅艷芳立即介紹下一位歌手,就是公司安排同來的新人張國榮,演出的是新歌《默獻向上游》。該首歌內容非常勵志,現時已屬於經典金曲,但放在燈紅酒綠、紙醉金迷、人人花錢尋開心的夜總會,一開腔演唱第一句:「幸運不肯輕招手」時,觀眾已經感到大煞風景。然後是一連串嘔嘔運弄人,而自己不會妥協的歌詞,更令觀眾紛紛收起笑容,然後轉身各自敬酒猜拳。及至歌手用盡感情,唱到副歌的高潮部分:「求能用心,求能用心,求能做好鼓手」時,正在觥籌交錯的觀眾,已經完全無人在欣賞演出,更遑論掌聲鼓勵了;原因很簡單,你台上的想排除萬難去做個好鼓手,關我們尋歡作樂的底事?

梅艷芳事後和張國榮檢討,不是他唱得不好,而是選錯了歌。對於市場推廣來說,任何產品,如果沒先了解受眾的需要,縱使是如何先進突出,其實也只是捉錯了用神。

就像香港人現時渴望通關,對港版健康碼自然非常期望,但創新及科技局局長薛永恒在電台節目表示,「港康碼」只是通關的前奏,下載時間與通關配額無關,市民毋須急於申請。這番話給人的感覺,是將一盤冷水往熱切期待通關的市民頭上潑去。申請「港康碼」就是為了想通關!如果局長能更有同理心,指出要順利通關,大家就要先習慣使用「港康碼」,市民在心理上,會不會更容易接受一點?

點滴 宋揚

父親脫掉他的鮮艷的橘黃色工作服,換上了他的皮鞋、西褲、深灰色休閒服。出門前,他還給自己戴了一頂白色帽子。在他負責清掃打掃的廣場,有公司來搞活動,留下一地垃圾。那公司的工作人員於心不忍,送給他一頂帽子和一些卷紙。父親身上這件深灰色休閒服是我好幾年以前穿的舊物。在父親的穿衣概念裏,沒有「流行」一詞,款式不論,只要沒破的,他都捨不得扔掉。出門前,我說,你穿厚一點嘛,別感冒了啊!父親噴了一聲「就這樣穿,我還嫌厚哩!」

父親掛在衣櫥的前年訂做的羽絨服很少被他「光顧」,因為他幾乎很少出遠門——父親確實沒有機會穿那些看起來體面得多的衣服,他的時間都用在了工作與掙錢上。

父親是我家附近廣場的環衛工人。為了這個工作,父親甚至虛報了年齡,說自己不到65歲。我也不清楚環衛公司為什麼沒有核實父親的身份證。父親起初在我們住的社區裏打掃樓梯,正是因為超齡,他被社區物業公司解僱了。父親被解僱後,社區的樓梯從一天一打掃一次,變成了一周一次。業主們懷念父親,我卻暗喜物業公司的規定——我不太樂意父親做工。

父親做掃地這個工作也已經有了七八個年頭,從他離開長河村決定跟着兒子過一輩子起,他便開始計劃找一個長期工作。最近,他不知從哪裏打聽到消息,說這座城的環衛公司可能要大換血,他的工作可能要泡湯了,就心有戚戚。他甚至嘗試着去問我家附近廣場地下的停車場需不需要守車的,得到的答覆是年齡倒不是大問題,但得會用電腦收費,父親只能一臉茫然地回來。父親說,他不能上班了,就回長河村去種點小菜,餵

點滴 宋揚

父親掛在衣櫥的前年訂做的羽絨服很少被他「光顧」,因為他幾乎很少出遠門——父親確實沒有機會穿那些看起來體面得多的衣服,他的時間都用在了工作與掙錢上。

父親是我家附近廣場的環衛工人。為了這個工作,父親甚至虛報了年齡,說自己不到65歲。我也不清楚環衛公司為什麼沒有核實父親的身份證。父親起初在我們住的社區裏打掃樓梯,正是因為超齡,他被社區物業公司解僱了。父親被解僱後,社區的樓梯從一天一打掃一次,變成了一周一次。業主們懷念父親,我卻暗喜物業公司的規定——我不太樂意父親做工。

父親做掃地這個工作也已經有了七八個年頭,從他離開長河村決定跟着兒子過一輩子起,他便開始計劃找一個長期工作。最近,他不知從哪裏打聽到消息,說這座城的環衛公司可能要大換血,他的工作可能要泡湯了,就心有戚戚。他甚至嘗試着去問我家附近廣場地下的停車場需不需要守車的,得到的答覆是年齡倒不是大問題,但得會用電腦收費,父親只能一臉茫然地回來。父親說,他不能上班了,就回長河村去種點小菜,餵

點滴 宋揚

父親掛在衣櫥的前年訂做的羽絨服很少被他「光顧」,因為他幾乎很少出遠門——父親確實沒有機會穿那些看起來體面得多的衣服,他的時間都用在了工作與掙錢上。

父親是我家附近廣場的環衛工人。為了這個工作,父親甚至虛報了年齡,說自己不到65歲。我也不清楚環衛公司為什麼沒有核實父親的身份證。父親起初在我們住的社區裏打掃樓梯,正是因為超齡,他被社區物業公司解僱了。父親被解僱後,社區的樓梯從一天一打掃一次,變成了一周一次。業主們懷念父親,我卻暗喜物業公司的規定——我不太樂意父親做工。

父親做掃地這個工作也已經有了七八個年頭,從他離開長河村決定跟着兒子過一輩子起,他便開始計劃找一個長期工作。最近,他不知從哪裏打聽到消息,說這座城的環衛公司可能要大換血,他的工作可能要泡湯了,就心有戚戚。他甚至嘗試着去問我家附近廣場地下的停車場需不需要守車的,得到的答覆是年齡倒不是大問題,但得會用電腦收費,父親只能一臉茫然地回來。父親說,他不能上班了,就回長河村去種點小菜,餵



點滴 車淑梅

梁樂民拍《梅艷芳》為港人打氣

榮獲「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導演和最佳編劇的梁樂民導演創香港票房奇跡,最近拍下了《梅艷芳》備受歡迎,叫好叫座。電影上映,梅姐梅艷芳的歌迷入場再入場,卻對導演有三問……

(一問)為什麼要將日本歌手洗白?

「我相信他是梅姐心中的初戀,在女孩子的眼裏,初戀情人不會是壞的,或者有一些事情她不想知,甚至不想被記錄……多謝老闆負責知會了日本歌手,但他有沒有看這套電影我就知道了。片中不說他的全名就是出於對他的尊重。」

(二問)梅姐一早已退出樂壇頒獎禮,她不會為「最受歡迎女歌手獎」而感覺忐忑不安……

「我們只是設計一個機會讓梅姐去解釋,她並非因後浪趕上而轉向社會服務,她那公益之路對得起天地良心。」2003年沙士肆虐期間,她以香港演藝界協會會長的身份舉辦《1999抗非典群星慈善演唱會》,想不到2021年在新冠疫情下梅艷芳繼續為我們打氣!

(三問)為什麼梅姐為姐姐結婚而吵架,梅姐不是這樣小氣的人?

「因為那年代姐出嫁了就等於失去了一個相依為命、可以倚靠的親人,電影中就以發脾氣來表達那種的不捨的心情。」

正當大家都關心這套電影的時候,傳聞失聯21年,愛芳的大兒子在臉書中表示他已經在電影院看了《梅艷芳》3次,引起了傳媒的關注……多得歌迷會好友的信任,我終於和潘文皓通了電話,當年的小孩已28歲,弟弟進皓也26歲了……

「對的,爸爸和弟弟都看了,而我看了3次,第一次的感覺難以形容,長期處於想流淚和在流淚的狀態,每次入場都有不同感受,有好多地方好感動。當見到媽媽和姨姨在舞台表演的時候,我眼淚不禁流下來,我可以親眼見到二人寶貴的姐妹情,我小時候見不到的……媽媽走時我7歲,姨姨走時我11歲,我不在她身邊。」

實在,當年的小文皓根本不知道姨姨一

直找尋他們的下落,梅姐出殯當天,三父子回來奔喪,遺憾是早機來晚機返,時間非常倉促,歌迷會資深會員未能及時接觸到,及後只能在網絡世界尋找小兄弟的蹤影。她們記掛文皓、進皓,因愛芳媽媽生前也有帶孩子和歌迷見面。多年來,她們從未放棄,當電影《朝花夕拾·芳華絕代—拾芳》上映,她們努力在臉書上找到類似的名字,通知有此電影出現……

起初,文皓不敢太回應,其後他們開始溝通,訴說他小時候的故事,他開始相信……最近歌迷知會《梅艷芳》電影上映,更知道了姨姨一直找尋自己弟弟的事,「我聽到非常難過,更感思姨姨留給我們的教學基金,讓我和弟弟可以順利讀完大學,有一份好的工作,我會繼續入場感受電影中的每個細節,要好好成長,要向媽媽和姨姨學習積極、樂觀、助人的精神,我以她們為榮!」

文皓有着善良純真的DNA,長大的過程中他知道大人的世界有多少?接收了什麼訊息?他們之間的關係如何?對於電影看到的情節,於他,似乎一切都來得何等的陌生和震撼……

不談成年人的世界影響孩子有多深……我只感恩一套電影可以達成主角的心願、功德無量,我更欣賞這位飲水思源、優秀、有禮的年輕人,相信Ann(梅愛芳)和Anita(梅艷芳)在天之靈肯定深感安慰……

點滴 車淑梅

父親掛在衣櫥的前年訂做的羽絨服很少被他「光顧」,因為他幾乎很少出遠門——父親確實沒有機會穿那些看起來體面得多的衣服,他的時間都用在了工作與掙錢上。

父親是我家附近廣場的環衛工人。為了這個工作,父親甚至虛報了年齡,說自己不到65歲。我也不清楚環衛公司為什麼沒有核實父親的身份證。父親起初在我們住的社區裏打掃樓梯,正是因為超齡,他被社區物業公司解僱了。父親被解僱後,社區的樓梯從一天一打掃一次,變成了一周一次。業主們懷念父親,我卻暗喜物業公司的規定——我不太樂意父親做工。

父親做掃地這個工作也已經有了七八個年頭,從他離開長河村決定跟着兒子過一輩子起,他便開始計劃找一個長期工作。最近,他不知從哪裏打聽到消息,說這座城的環衛公司可能要大換血,他的工作可能要泡湯了,就心有戚戚。他甚至嘗試着去問我家附近廣場地下的停車場需不需要守車的,得到的答覆是年齡倒不是大問題,但得會用電腦收費,父親只能一臉茫然地回來。父親說,他不能上班了,就回長河村去種點小菜,餵

點滴 車淑梅

父親掛在衣櫥的前年訂做的羽絨服很少被他「光顧」,因為他幾乎很少出遠門——父親確實沒有機會穿那些看起來體面得多的衣服,他的時間都用在了工作與掙錢上。

父親是我家附近廣場的環衛工人。為了這個工作,父親甚至虛報了年齡,說自己不到65歲。我也不清楚環衛公司為什麼沒有核實父親的身份證。父親起初在我們住的社區裏打掃樓梯,正是因為超齡,他被社區物業公司解僱了。父親被解僱後,社區的樓梯從一天一打掃一次,變成了一周一次。業主們懷念父親,我卻暗喜物業公司的規定——我不太樂意父親做工。

父親做掃地這個工作也已經有了七八個年頭,從他離開長河村決定跟着兒子過一輩子起,他便開始計劃找一個長期工作。最近,他不知從哪裏打聽到消息,說這座城的環衛公司可能要大換血,他的工作可能要泡湯了,就心有戚戚。他甚至嘗試着去問我家附近廣場地下的停車場需不需要守車的,得到的答覆是年齡倒不是大問題,但得會用電腦收費,父親只能一臉茫然地回來。父親說,他不能上班了,就回長河村去種點小菜,餵



●梁樂民導演接受《舊日的足跡》車淑梅訪問。 作者供圖

父親是個掃地工



點滴 宋揚

父親掛在衣櫥的前年訂做的羽絨服很少被他「光顧」,因為他幾乎很少出遠門——父親確實沒有機會穿那些看起來體面得多的衣服,他的時間都用在了工作與掙錢上。

父親是我家附近廣場的環衛工人。為了這個工作,父親甚至虛報了年齡,說自己不到65歲。我也不清楚環衛公司為什麼沒有核實父親的身份證。父親起初在我們住的社區裏打掃樓梯,正是因為超齡,他被社區物業公司解僱了。父親被解僱後,社區的樓梯從一天一打掃一次,變成了一周一次。業主們懷念父親,我卻暗喜物業公司的規定——我不太樂意父親做工。

父親做掃地這個工作也已經有了七八個年頭,從他離開長河村決定跟着兒子過一輩子起,他便開始計劃找一個長期工作。最近,他不知從哪裏打聽到消息,說這座城的環衛公司可能要大換血,他的工作可能要泡湯了,就心有戚戚。他甚至嘗試着去問我家附近廣場地下的停車場需不需要守車的,得到的答覆是年齡倒不是大問題,但得會用電腦收費,父親只能一臉茫然地回來。父親說,他不能上班了,就回長河村去種點小菜,餵

父親掛在衣櫥的前年訂做的羽絨服很少被他「光顧」,因為他幾乎很少出遠門——父親確實沒有機會穿那些看起來體面得多的衣服,他的時間都用在了工作與掙錢上。

父親是我家附近廣場的環衛工人。為了這個工作,父親甚至虛報了年齡,說自己不到65歲。我也不清楚環衛公司為什麼沒有核實父親的身份證。父親起初在我們住的社區裏打掃樓梯,正是因為超齡,他被社區物業公司解僱了。父親被解僱後,社區的樓梯從一天一打掃一次,變成了一周一次。業主們懷念父親,我卻暗喜物業公司的規定——我不太樂意父親做工。

父親做掃地這個工作也已經有了七八個年頭,從